



重回故鄉

拉茲
蔣懷



最後湖光由葉叢間透露出來，這熟識的灰土色的山脈在眼前浮現，牠橫過鐵道的堤兒，好像帶着惘嚇的手指，深深地伸入到水裏去。那裏，超過短短隧道的煙黑的口，這教堂的尖塔和城堡的一角立刻在森林頂上窺了出來。

約翰·蒲丹倚着車窗口，以貪婪的眼光觀看着一切，好像一個人審察着他的財貨單，十分緊張而且狐疑，怕在他出門的時間裏會有什麼東西失去了。他等候着的每叢樹林一飛過，他作一個滿意的點頭，他以存留在他記憶裏的風景畫測量是否這風景正確。一切東西都是相合的。大路上的每塊哩程碑，現在並行着鐵路軌道奔跑，站立的地點一些也沒有變換過。那裏看！這發焰的紅銅色

的山毛櫸的閃光，馬到那裏常常驚跳起來，有一次幾乎顛覆了馬車。

約翰·蒲丹抽了口深重的氣，由他的袋裏掏出一面小鏡，在離火車以前給他的臉兒作一次最後的觀瞧。每抵一站，他的臉兒似乎變得醜惡些。而右面却沒有這樣壞。他的一撮口髭仍是留着，右頰除了口角的裂痕以外是完好光滑的。他的口醫治得不宜。但是左面啊！他曾被那些該詛咒的城市人，關於他的左臉說了一大堆無意義的話。他們都是一羣該詛咒的棍徒，聚集愚弄着可憐的鄉人，在戰爭的時候正同和平的時候一樣——這偉大的醫生，和穿着眩目的白外套的漂亮的女士們，他們全都以他們假作的蠢話來愚弄他們。天曉得這不是大惡作劇，去愚弄一個簡樸的馬車夫，他學習一點寫讀，曾受了最大的痛苦。他們曾對他微笑，而且這樣的和好，允許他這樣一個樂園。而今呢，他是孤獨無救，成爲一個殘失的人了。

他憤怒地咒罵一聲，扯下他的帽子，丟牠在坐位上。

這是一個人的臉嗎？對於一個人做這樣的事情是可允許的嗎？他的鼻子看起來好像異色的小骰子拼補成的一個東西。他的嘴是歪的，全個的左頰好像一塊臃腫的生肉，紅而且交錯着深的瘢痕。唉！多麼醜陋！可怕！此外他還有一長穴，深得足容一個人的手指，這長穴代替了一條顴骨。他讓他自己受此痛楚就是爲這個嗎？他讓他自己像一隻忍耐的縣羊，十七次被誘入那間有玻璃壁和閃亮的醫術器的可憎的室裏，是爲這個嗎？回憶起他咬緊着牙關，爲要重像一個人的樣子，可回家見他的新娘去的緣故，所受過的那種痛苦，一陣寒戰不禁跑下他的背部。

現在他是抵家了。

火車拖出隧道，氣笛鳴了起來，站長小屋前的矮荊球花隔窗送來一個問候。約翰·蒲丹猶惡地拖着他的沉重的行囊，穿過火車的走廊，躊躇地走下步階，茫然站在那兒，看看周圍，像要找幫助，而火車在他的背後繼續滾去。

他拿出他大的花手巾，揩去他額上多量的汗珠。現在他怎樣做呢？爲什麼他到這裏來呢？如今他終於重踏着故土了，這是他熱切地思慕過的，在醫院裏一種極大的渴望統治過他。就是這天早晨，只不過幾點鐘以前，他離開了醫院，滿懷都是高興。他想想這長長的病室，裏面都是那些縛着綑帶的人，他們無力，顫厥，跛足，盲目，或是破相。那裏沒有人因他割過的臉龐的景象而起嫌惡，真的一個沒有。相反的，他們大多數嫉妒着他。他至少能夠回去作工，因爲他的兩臂兩腿是健勁的，他的右眼是完全的。許多人都情願和他相交換。有的怨言着他的運氣，說政府爲他失了左眼的緣故而賜他一份恤金是錯的。一隻眼睛和一張有些搔破的臉，同一隻木做的腿，一隻殘廢的臂膊，或是一個穿空的肺——牠喘哮着，響着，好像一架壞機器在稍微用力的時候一樣——相比較起來，又算得什麼呢？

在醫院裏許多殘廢者的中間，約翰·蒲丹是被看做一個幸運鬼，一個有名

望的人的。每個人都知道他的歷史。到醫院來訪問的人，第一總要看看那個被施了十七次手術，從背上胸上以及大腿上割去了成捆的皮的人。每次手術施行之後，綑帶一被解去，這通到他的病室來的門就永遠沒有閉過，無數的意見發表着，每個新進來的人，關於他以前怎樣可怖的臉龐作一個詳盡的描寫。和蒲丹同室的病人跳起來，帶着一種傲然的氣態描述着他以前臉兒的可怕，好像對於施行這成功的手術他們也參助了的一樣。

這樣，約翰·蒲丹漸漸地恢復轉來，他變得幾乎沒受過驚人的切割一樣，而且上了美化的進程。當他離開醫院的時候，抱着會被人家羨慕的希望，在他的村莊裏會引起一種激動。

而現在呢？

在這世界裏他成爲孤獨，沒有親戚可去，除出他的行囊和他的小箱子，一點東西也沒有。匈牙利平廣的鄉村的燦爛的太陽光傾流到他的頭上來，村莊在

他的眼前伸展開去至於遠處，約翰·蒲丹特然覺得他自己被一種胆怯一種畏懼所攫住了，這種畏懼在砲彈的爆裂，最猛烈的攻擊，最兇惡的肉搏之間，他是不曾知道過的。他遲鈍的鄉人的智能，他的頑強和虛榮拙拙地調和成的天性，對於深入的沉思常是不能接近。而一種本能的猜疑，這沉浸着他的不信任和敵視的感覺，十分明白地告訴他將朝見幻滅和恥辱，這是他在醫院裏所不曾夢想到的。

他沮喪地攔上他的行李，以猶豫的步武走到出口去。那裏，在這上灰的荊球花的陰蔭裏——他親眼看牠長大起來，牠也看他長大起來——他覺得他自己面對着了從前的他，從前漂亮的約翰·蒲丹，在村裏誰也知道他是田莊的靈敏的車夫。而現在却是一個施手術和補綴而成的人。這興高采烈，勇敢的青年，在開拔的第一天曾在這個地方，唱出一句最後啞聲的『願你平安』，和他的愛人馬克撒訣別的青年，和這臉兒殘破得不成樣的動物相對照起來，這是如何痛

心的事！看他現在站在同一的車站的前面，一隻眼睛失去了，帶着一個破碎的顴骨，一張補綴成的臉頰，和半邊的鼻子，慘痛而且失望，好像僅是這天早晨他遇着這慘傷的不幸似的。

在格子門旁，站着車站守衛科凡克斯的妻子——自戰事發始以來，科凡克斯在俄羅斯前線的什麼地方——拿着剪票鉗在談話着，不耐煩地等候着這最後的旅客過去。約翰·蒲丹看見她，他的心兒開始這樣猛烈地發跳，每走一步他不由自主的停滯起來。她認識他嗎？或是不認識他？他的膝關節鬆懈了，好像牠們特然的乏力似的，他拿出車票來時，他的手兒顫動着。

她拿了車票，讓他過去；沒有一句話。

可憐約翰·蒲丹的呼吸突然停住了。但是他盡力把他鎮定起來，以他的一隻眼睛堅定地看着她的臉說，帶着一種艱辛的努力想穩定他的語聲：

『你好嗎？』

『你好？』這婦人回答。他接觸她的眼睛，見牠們張大着成爲一種睜視，看牠們猜摸着牠割過的臉，接着她迅速地掉過頭去，彷彿她不能忍視這個光景似的。他想要停住，但他注意到她的兩唇顫震着，聽見一聲喃喃道：『耶穌，馬利的兒子！』好像他是惡魔投胎一般。他蹣跚着走，深深地受了創傷。

『她不認識我！』血液在他的兩耳裏鎚擊着。『她不認識我，不認識我！』他拖着走到車站對面的長凳旁，把他的行李丟在地下，他倒在坐位上。

她不認識他！科凡克斯，車站守衛的妻子，不認識約翰·蒲丹。她父母的住宅和他父母的住宅是毗隣。她和他曾一同上學去，他們曾結合在一起。他摟她在他的兩臂裏，吻着，吻着她，天曉得他吻過不知多少次，在科凡克斯到村裏來向她求婚之前。而今她不認識他！改變得這樣大，連他的聲音也不認識了。

他不知不覺地又向她膘了一眼，見她和站長熱切地談着話。由她的手勢看來，他猜想她在告訴她剛纔所看見的那種可怕的光景，這陌生的兵士的臉兒是

這樣可厭地破殘。他發出一聲簡短的怨聲，一句不完全的咒語，接着他的頭垂在他的胸上，他悲嘆着像一個被棄的婦人。

他去做什麼呢？到城堡裏去，開開門走進僕役的宿舍裏，向這吃驚的女郎喊一聲唐突的『喂——馬克撒』嗎？

他老是這樣想着它。鬼曉得，他怎樣常常描畫着這點——女婢們的呼嘯，馬克撒的歡叫，她把她的兩臂緊緊圍抱着他的頸項，成千的問話會向他傾倒下來，其時他坐在那兒，把馬克撒摟在他的膝上，時或吐出一個偶然的回答給他受驚的注意的聽者。

但是現在——現在怎樣呢？到馬克撒那兒去嗎？他？帶着那張可怕的臉，使朱麗亞，這車站守衛的妻子，見了驚嚇得忙劃起十字架來的臉？馬克撒不是因她尖利的舌子和傲慢的態度而聞名全州嗎？她會評擊罵倒那般男子，嘲笑着他們，愚弄着他們全體，直至最後她愛上了他。

約翰·蒲丹把他的拳頭插進他的嘴裏，挖掘着他的牙齒而入於床肉，直至最後他痛了起來，這纔遏止了他的怨嘆。他把頭埋藏在他的兩手裏，沉思起來。

在他平生裏沒有遇着不順暢的事過。他在學校裏，在城堡裏，甚至在軍營裏，常是被人家所喜愛的。他滿意地吹哨過活。他是一個美貌敏捷的青年，一個絕妙的騎手，和一個駕車特有風度的馬車夫，他愛他的馬，正和他的馬愛他一樣。當他馳過的時候，他賜婦人們一吻，他總是看見一陣諂媚的微笑泛上她們的臉龐。只不過和馬克撒接吻稍爲接得長久些。可是她的美麗是到處聞名的。就是約翰的老板，這城堡的主人，也幾乎妒嫉地拍拍他的肩頭，當馬克撒和他訂了婚的時候。

『一對漂亮的配偶，』牧師曾經這樣說過。

約翰·蒲丹又在他的袋裏摸索着這面小鏡，他垂身坐着，一種深沉的悲哀

壓迫着他。這鏡裏的那個東西就是要去做美麗的馬克撒的新郎嗎？那猴子般的臉兒，那補綴成的東西，這該詛咒的庸醫，這騙子，他們叫做一個著名的醫學權威的傢伙，一個聲望顯赫的醫士，所縫紉拚補成的那個棋盤，牠和那個馬克撒允許結婚的約翰·蒲丹——他開赴前敵去時，她陪送他到車站，和他痛哭而別——有什麼關係呢？對於馬克撒只有一個約翰·蒲丹，那就是替城堡主人駕車的車夫，和村中稱為最漂亮的人。而今他仍是車夫嗎？主人將不會收留這樣一個嚇鴉物，不會同這樣一個鬼怪坐在車廂上駕到州廳去，以致恥辱他的尊嚴的一對主人。製秣——這他們將會叫他做——掃除圈欄內的糞污。馬克撒，這美麗的為一切男子們所爭寵的馬克撒，還會做一個不幸的日工的妻子嗎？

不，——這是約翰·蒲丹所能確定的——坐在這長凳上的男子再不會是屬於馬克撒的約翰·蒲丹。她現在不要他，像主人不要他在車夫的坐處上一樣。一個殘廢者總是一個殘廢者，馬克撒所訂婚的是約翰·蒲丹，却不是給那個他

帶回來給她的怪物。

他的悲哀漸漸地讓位給一種不可遏止的憤怒，反對那些城市裏的市民，他們盡灌輸他以鬼話，談得他神昏顛倒，把他推入天曉得的什麼一種境地。馬克撒應該自傲，因為他已爲服役他的祖國而成爲畸形的了。自傲？哈哈！

他冷諷地笑着，他的手指在這可詛咒的鏡的周圍痙攣地抽緊，直至鏡子破爲碎片，割了他的手。血液緩緩地流下他的衣袖。他沒有注意到它。他切齒的憤恨那般醫院裏的貴婦們，她們的胡話邪說已奪去了他的理智。她們或許想一個男子帶着一隻眼睛和一半鼻子，對於一個鄉村女子是夠好了吧？祖國？馬克撒可以帶着『祖國』到聖壇前去嗎？當她見婦女們向她憐憫地看着的時候，難道她可以拿出『祖國』來誇示她們嗎？難道『祖國』會帽上帶着飄帶飛駕過村子嗎？可笑！

面着車站坐在長凳上，這村莊的名牌射入他的眼簾——一個簡短的村名，

單獨一個字，它包含他的全個生命，他的全部記憶，希望和經驗——約翰·蒲丹特然想起一個村裏的人物來：彼得跛子，他許多年以前住在磨坊後傾倒的草舍裏，那時約翰還是個小孩子。約翰看得他十分清楚，他站在那兒，帶着喧響的木腿，和愁鬱，飢餓，羸瘦的臉兒。他也是爲這『祖國』在掠奪戰爭的時候，在波斯尼亞犧牲了他的一部分——他的一條腿。此後他孤獨地在破舊的草舍裏居住，給兒童們作笑柄，他們模仿他的走路，而且忍受着農夫們的怨謗，他們怨憤這個重担加到社會上來。『服務祖國』。當彼得跛子走過時，從未提起過『祖國』的事。他們輕蔑地喊他爲村中的乞丐。這就是所謂『服務祖國』的結果。

約翰·蒲丹在憤怒中磨軋着他的牙齒，恨他在醫院裏沒有想到彼得跛子。倘他那時想到的話，他將給那些市民們一頓爽快的面斥。他將告訴他們，他對於他們愚蠢的喋喋的騙話——關於『祖國』，關於像一隻猴子般的回家去見馬克

撒是件極大的榮譽的騙話——所想的是什麼。如果此刻有醫生在他的掌握之中啊！教士於他每次被宰割之後，從各方面把他攝影，這樣攝影已不祇一次——有十餘次——彷彿他已成了一種奇蹟，變為一種驚世的傑作似的。而今這裏朱麗亞，甚至朱麗亞，他自幼的玩伴，他的鄰居，也認不得他了。

約翰·蒲丹沉浸在他的不幸之中是這樣深，被捲在復仇的危險計劃裏是這樣專一，他竟沒有注意到一個人已在他的面前站了幾分鐘，好奇地從各方面端詳着他。突然一個聲音把他從深思裏驚醒過來，而且有一陣熱氣噴湧到他的臉上，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，帶着驚喜的恐怖，他聽見有個人說：

『這是你嗎？蒲丹！』

他舉起頭來，快樂着他終於被認識了。但是第二分鐘他就皺起他的眉來，完全失了望。這說話的不是誰，而是米哈萊這駝背。

那裏沒有別的一個人，在全村裏，甚至在全州裏，當那個時候約翰·蒲丹

會不摯誠地握手，感激得五體投地的。可是對這駝背，他從來不要與之幹什麼事的駝背，自然是不會握手的。這傢伙說不定在想他已找到了一個同伴，或許在高興着他此後在該處裏再不會是獨一的畸形人了。

『是的，這是我。怎麼？』

這駝背的尖利的一對小眼睛，好奇地細察着蒲丹的滿是癍疤的臉，他憐憫地搖搖他的頭。

『是的，是的，自然是俄羅斯人使你這樣的。』

蒲丹向他咆哮着，像一隻惡狗。

『這不是你的事。你有什麼說話的權利？倘我生到世界裏來，像你一樣，把我的肚子反置在我的背上，那俄羅斯人就不能使我怎樣了。』

駝背靜靜地坐在約翰的旁邊，一點也沒有表現出被侮辱了的樣子。

『戰爭不會使你溫和些，這個我能看得出的。』他冷淡地說。『你的心境

確是不快樂，這並不使我驚異。是的，那是這樣的。窮人定要捐出他們堅強的骨肉，這樣敵人就不會來掠奪他們盈餘的財富。像你這樣能從那裏出來，不能慶賀你的命運。』

『我，』蒲丹厭憎的一瞥，咆哮起來。『炮彈不問你是貧或是富。伯爵男爵躺在那裏，在日光裏潰爛着像死獸一樣。無論什麼人，只要是上帝在他的搖籃裏不曾摧折他，現在都出去在戰場裏了，不論他是窮得像一隻教堂裏的耗子，或是慣從黃金盤上飲食的。』

駝背咳嗽幾聲，聳聳他的肩頭。

『那裏有各種各樣的人民，』他說。正將要添說幾句別的事情，但是想着他自己，靜着不說了。

這蒲丹常常有一種阿諛者的心情，得能侍奉這高貴和有權勢的人，他就引爲驕傲；和他的壓迫者在一起，他就覺得堅實起來，因爲他被允許穿着金邊的